



工人階級創造新社會

工人階級的財寶

張明等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工农兵创作丛书

工人阶级的财宝

张明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紡織工人的創作集。“工人階級的財寶”寫一群退休的老年工人，在大躍進中不願家居，肩扛着鍋蓋，手提着網錢袋，想方設法搬進廠去，鑽進車間找活干；行政和工會一再勸阻，但是這群具有高度覺悟的老工人，反而說服了行政和工會，變成了一支克服困難的突擊隊。“我們的倪玉珍”“離廠半月”都是人物特寫，所描繪的人物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思想情況；可是在技術革新運動中，他們的思想面貌都起了深刻的變化。後面四篇是描繪創造發明的，各人經歷了各自不同的困難，創造或者改進了生產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

工農兵創作叢書(35)

工人階級的財寶

著 作 者 張 明 等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馬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1/42 印張：1 20/21 字數：32,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0冊

統一書號：10078·0780

定 價：(大) 0.14 元

目 次

- 工人階級的財寶……上海國棉二廠 張 明(1)
- 我們的倪玉珍……上海國棉二廠 裔式娟(18)
- 離廠半月……上海國棉九廠 李仁清(23)
- 布機翻身記……上海國棉十七廠 奚其章(30)
- 也有你一份……上海國棉十二廠 譚在喜(51)
- 一只皮結……上海國棉九廠 張國瑞(58)
- 交換台上的收音機
……上海廣播器材廠 王伯仁(68)

工人階級的財寶

上海國棉二廠 張 明

已經是秋天了，可是天氣又悶又熱，屋裡濕漉漉的，彷彿擠得出水來。這悶熱而潮濕的天氣，是我們紡織廠生產上的大災大難。我望望窗外，烏雲象鉛似的凝結在天空，東南風刮得正緊，絲毫也沒有放晴的樣子。廠裡正在大躍進，機器速度剛剛加快，生產還沒有穩定下來。接頭女工忙得連掠一掠頭髮的時間都沒有，偏偏老天爺不幫忙，又碰上這高溫高濕的壞天氣。我心里感到十分沉重，這時候辦公大樓裡特別靜，那許多辦公室裡，連個人影子也看不見，裡面的電話機叮鈴鈴的響个不停，在各自的辦公室裡相互呼應，組成一支令人煩躁而刺耳的合奏。响响停停，此起彼落，沒有人去接它。我的對面是勞動調配科的辦公室，那裡倒留下一個女同志，

她对着話筒婉轉地說：

“要勞動力嗎？啊呀！一點兒辦法也沒有。要不信你來看看，連科室里的干部也全部支援細紗間去啦！這大樓里就剩下我在看家，還有廠長在对過接電話，還是請你們自己想想辦法，挖挖潛力吧。”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復着上面這些背熟了的話。她每講完一句話總要向我看一眼，似乎是說：“廠長，你看，怎麼辦呢？”

我也並沒有閑着，向我告急的電話一個接着一個，人手少，機物料缺乏，技術力量不足，筒管周轉不過來了，半制成品供應不止啦！已經關車啦！全是些萬分火急、需要緊急處理的問題，而最緊急的是要增加工人。機器的運轉速度比原來加快了50%，產量也相對地增加了將近50%，而人呢，還是那麼多，機器速度加快以後，有許許多多新的工作等着人去做。有了人，機器就有人掌握，事情就有人去管，斷了的頭就有人去接。可是——時到哪里去找那麼些勞動力呢？就象打仗一樣，到了戰鬥的緊急關頭，連我手頭最後一批預備隊——科室里的男男女女，也全部投入戰鬥了。剩下我自己一個人守住辦

公室，应付四面八方的紧急请求。我想到車間里去看看，然而，电话把我拖在办公室里，一步也不能走开。想找一个代替我听听电话的人也找不到。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退休养老的鄒老头。这位老人家，平时一个星期要到厂里来两三次，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一定赶来看看問問，帮着做点事情。这次大跃进，加快車速，車間里忙得天翻地复，怎么他老人家沒有来呢？莫非是病了？我正在想着，忽然鄒老头竟自走进来了，背上背着鋪盖，手里拎一只网袋，里面放的是面盆和毛巾，他穿着一身已經褪了色的藍布衣服，脚上是一双补过了的布鞋。他的这副装备，使我感到奇怪：“老头子要出远門了，是去休养，还是到农村去参观……”象往常一样，他走进办公室，和我招呼了声，把行李放在地板上，沒等我問，他就先开了口：

“吓！这个鬼天气，和美帝国主义一样可恶。人家要大跃进，它来一个又热又潮湿，我知道車間里生活一定很难做，唉！这个鬼天气，倒跟黃霉天差不多。”

他看了看窗外的天，又看了看桌子上的温

湿度仪器，嘖嘖咕咕地把老天爷骂了一顿。然后，自己倒杯茶，坐下。

我问他这几天到哪里去了。他说：

“在家里交代工作。我们家属委员会里工作多呢。我和他们开了一天会，把工作一样一样交代给他们。这一来，我就两天没有抽得出身来。”

我插上去问他：“你这是到哪里去呀？怎么我不知道呢。”

鄒老头以一种责问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收起脸上的笑容，很严肃地回答我：

“哪里也不去，到厂里来参加大跃进！”

他摸了摸胡子，又说：

“年纪老了，心可不老；人退休了，心可没有退休。厂里大跃进，到处忙得象救火。叫我在家里怎么闲得住呵！车间里那么多的机器坏了，停在那里没有人修，为什么不带个信，叫我们这些老头子来厂里摸摸机器？我们这些人哪，就是上了两岁年纪，嘴上多几根毛，此外哪一样比不上那些小伙子？”

看样子他肚子里有一肚子的牢骚。我想，

讓他把話說完吧。我坐在旁邊一聲不响地听着。接着他又批評這次加快車速加得太猛，弄得大家措手不及，他不滿意車間里的一些小同志，象个大少爷，看到地上的白花都不肯拾起来……他象責備自己似地說：“吓！我又不是來發牢騷的，盡說這些干嗎！”他從袋里摸出一個紙包，拿了些錢、糧票放在桌子上，對我說：“請秘書同志替我買一個月的飯票。還有，找個地方給我晚上睡睡，沒有房間睡辦公桌子也行，我這就到車間里幫他們修機器去。”

我拉住他要他坐一會再說。我想，鄒老头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十四歲進廠當童工，直到退休才離開工廠，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這一生的大半輩子，全消磨在機器上。年青時又過着飽一頓餓一頓的生活，使他的胃有了病，血壓過高，這樣一個上了年紀而又身體有病的老人，怎能讓他到車間里去和年青人一齊干活呢？可是，我又知道他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不讓他到他工作了大半輩子的車間里去是不行的。我想了想，就對他說：“這樣吧，我要到車間里去看看，你替我看辦

公室，接接電話，有人找我，就說我在細紗車間。”

他朝我皺了皺眉頭，一副老大不願意的樣子，慢吞吞地站起來，走到我的辦公桌邊，看了看那兩只烏溜溜發亮的電話機，象個小孩子似的，撅起嘴巴，咕嘟着說：“叫我干這個差使，也算到廠里來參加大躍進？”

他总算勉勉強強地在我的椅子上坐下，似乎感到很很不舒服。

我到了車間，機器發怒似地吼叫着，抖動得很厲害。紗頭接上去就斷，有時候十幾個人一齊扑在一台機器上搶接頭。這台沒有接好，那邊又發出要求緊急支援的信號。工人在車弄堂里奔來跑去，突击支援接頭的隊伍，在車間里拉來拉去。人們忙得象熱鍋上的螞蟻，分不出誰是幹部，誰是工人。往日車間里那種井井有條不慌不忙的場面，所謂正常生產秩序，已全部給沖垮了。我對幾個正在搶修馬達的工人說：“以前我們說車間就是戰場，現在的車間才真象戰場呢。”工人朝我笑笑說，“你看見過救火隊救火嗎？我們現在就象救火隊，哪里的機器一出毛

病，我們就開過去搶救。你放心好了，我們一定能叫生產穩定下來，不達目的決不走出車間。不過，你最好給我們增加幾個人，沒有熟手，生手也行。”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拉住我向我要人，可是我有什么辦法滿足他們的要求？我只好對他們說，“我不是人嗎？看能幫你們做些什么？一個頂不上，頂半個總可以。”

工人們指着一袋一袋的壞紗管，氣勢汹汹地回答我說：

“要你給我們增加十個勞動力來整理壞紗，你看这么多的壞紗管積壓在那里，靠兩個理壞紗的女工，一年也理不完。要是再過兩天理不出來，我們車間里就沒有紗管用啦！到那時关了車，完不成國家計劃怎麼辦？”

看到那些壞紗管，想到由於紗管周轉不過來而造成關車停工的可能性，那麼，別的办法沒有，只好剜肉補瘡，我想，明天一早，再把兩百多名科室干部全部拉過來理壞紗。

在車間里看看，和大家談談，幫大家忙忙，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夜間十一點鐘，肚子有點餓了。正想出去吃點東西，忽然听得有人在喊：

“老太爷，这几只断命的錠子，怎么老断头，給我修一下可好？”

我听到“老太爷”三个字，覺得很不順耳，車間里都是同志关系，竟有人当起老太爷来了？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喊的是鄒老头，只見他臉上汗水淋漓，渾身上下都是花衣毛，他左边那只衣袋里装了一袋坏紗管，右边那只衣袋里塞滿了从地上一点一点檢起来的粗紗头。他一边檢修錠子，一边对那个朝錠子生气的年青姑娘說：

“小同志，心里不要慌，手脚放快点，一接就接上去了。可不能看到断头不去接呀！多接一个头，多紡一根紗，就等于多抽美帝一根筋！”

那姑娘乖乖地朝他点点头。我眼里看着这情景，心里覺得对于鄒老头这个人來說，老太爷这个称呼是再合适也沒有了。建厂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我們厂里不是有許多工人世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子孙在厂里当工人嗎？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說：

“老太爷，你怎么跑到車間里来啦！白天有沒有人打电话給我？”

他一时回答不出，抱歉地对我說：

“我坐在那里不到一个鐘头，接了十七八只电话。这边来問情况，那边来要材料，鬧得我头昏脑脹。这差使是你們当厂长的人干的，我实在干不了，还是来干我的老本行。”

我把他連拖帶拉地拖出車間，將他安置在我們的宿舍里，“命令”他睡下。時間已經是半夜以后了，党委委員們拖着疲倦的脚步，一个个回到宿舍里，坐在一起汇报当天的情况，商討明天的工作。劳动力那么緊張，到处都要人，到哪里去弄到人呢？坏紗管又积了不少，怎么办呢？大家拚命地抽烟，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焦急地在屋里打圈圈。

睡在床上的鄒老头喃喃地說：

“明天一早有批工人到厂里来报到。擋車的，修机器的，各个工种都有，要啥有啥。”

我們相互看了看，輕輕地笑着說：

“老头儿在說梦話哩。”

第二天一早，工会里挤滿了人，鬧嚷嚷的。听不清他們在講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走到門口一看，原来是一批退休的老工人，他們把工会主席圍在当中，声色俱厉地質

問：

“厂里大跃进，为啥不通知我们一声！”

“我們虽然退休了，可还是厂里的人哪！为什么大跃进沒有我們的份？”

鄒老头也挤在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了我，朝大家說：

“厂长来了，大家問厂长要工作去。”

人們頓時把我圍了起来，也質問我，要求我分配工作。

鄒老头一个人的工作我已經覺得难以分配了，这七八十个退休老工人的工作，叫我怎么分配？我对大家說：

“大家放心好了，生产有年青人頂着，不会落在人家后面的，你們是劳动了大半輩子的人了，現在應該在家里抱抱孙子，做点家属工作，有精神就回到厂里来看看。可是不許到車間里摸机器去。”

我的話似乎是伤了老人們的自尊心。他們簡直是朝我发起脾气来了。鄒老头对我說：“你不知道？家，不过是吃飯和睡覺的地方，真的家是在我們厂里。厂里生产大跃进，鬧得轟轟烈

烈。大伙忙着建设社会主义，我們在家吃了睡，睡了吃，这日子过得下去嗎？”

吳大媽帶着恳求的口气对我說：

“我的那部三十八号車嗎，从装車那天起就归我看管，前年我退休，我的女儿接替我，也是看三十八号車，四十多年的机器，就象新車子一样，一点儿毛病也沒有。这几天我女儿回来說：‘生活难做，接头接不上。’急得我夜里都睡不着。我想光景是这小丫頭平时沒有細心保养它，把机器弄糟啦！你答应我到車間里帮几天忙吧！我的三十八号車，我实在放心不下。”

老人們你一句我一句，硬逼軟劝，弄得我无話可說。这些老人，他們是多么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热爱自己的工厂和自己看管过的机器啊！世界上有什么感情比这种感情更偉大更感动人呢！我忽然覺得，不讓这些老人在大跃进中做点事情，未免有点殘酷，不近人情。于是我說：

“这样办吧！大家到俱乐部里去，坐在那里帮車間里理理坏紗管，精神好就多理些，精神不好就息息，到圖書館里拿点小人書看看，讀讀报纸。車間里只許进去看看，不許动手。”

大家低着头不开口。我看得出他們不滿意我的意見。有个老人張口想說什麼，鄒老头却搶上來說：

“厂长叫我們理坏紗，服从命令听指揮，我們就去理坏紗，快走吧！說干就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呢。”

鄒老头領大家走了，他們一边走，一边交头接耳，不知談些什么。我有些生气地問工会主席：

“工会为什么通知他們来厂？”

工会主席朝我两手一摊，委屈地說：

“厂里的事情哪一样能瞞得住这些老人家？你昨天叫鄒老头替你看電話机，他就向外打了几十只電話，通知退休的工人，說厂里生产緊張，缺人。今天一早大伙就吵了来啦！路远的还帶了行李鋪盖呢。”

經過十多天苦干，生产情况稳定了，許多平时沒有人做的事情，現在都有人在管理着。車間里的坏紗管一只也不剩下，兄弟厂来參觀也有人招待了。做临时宿舍的俱樂部門口，有几个老人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經過那儿的人誰高

声講了一句話，老人就要干涉：“輕点！有人在睡覺。”到了起床的時間，就輕輕喚醒大家，夜里天涼了，就輕輕地關門閉窗，給熟睡的小伙子們蓋上毯子……退休的老人們，把這許多重要而又沒人管的工作担当了起來。

一天晚上，已經十一点多了，我到宿舍里去，鄒老头房間里燈還亮着，好多人在講話，我听了一下，有人說：“廠里不要我們的飯錢和糧票，我看不大好。國家給我們養老金，糧食是計劃供應，吃飯不給錢，這不成了剝削啦！我看一定要堅持付飯錢。”

大家說：“對！明天將錢和糧票集中起來，交到食堂里去，強迫管理員收下。”

又有个老媽媽說：“每天天亮以前，車間里生活最難做，我看我們住在廠里的人，到車間幫他們接头去。偷偷地去，偷偷地出來，領導上不會知道的。”

沉默了一會，又聽到鄒老头的聲音：

“去是可以去，不過可要小心一點，萬一給上面知道了，就會趕我們回家睡覺的。你不看見工會主席每天晚上十一点鐘就來查房間嗎？”